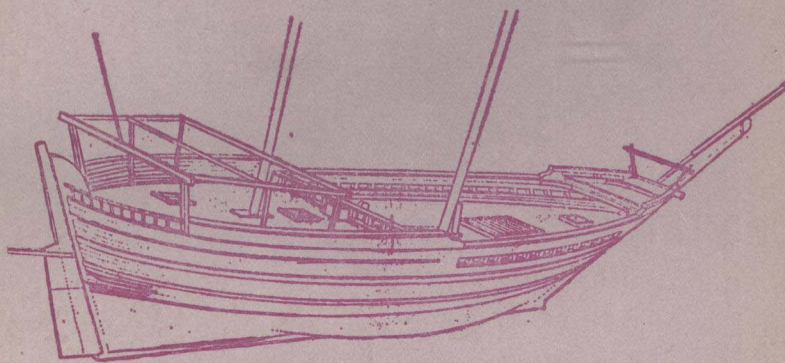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ان « تيم » برك كم هو سعيد لانه اختير لهذا المنوع وواقف في كل
المشركين فيه سعداء . الكل يساعد وغبته العارضة في تذكر المقيم الجديد
في انه بالرغم من اختلاف اساليب الانشاء التكنولوجية المصرية إلا إنها
ليست تختلف من الأساليب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قديمة .
وعندما يصل الى نهاية رحلته في منتصف صيفه ١٩٨٩ سيكون قد
لتمت وانه هذا .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 东方文献辑注

[法] 费 瑯 编 耿 昇 穆根来 译
上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上册

〔法〕G. 费琅 辑注

耿昇 穆根来译

中华书局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C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I^e Siècles

Traduit, Revus et Annotés

par

Gabriel Ferrand

Tome Premier

Paris

Ernest Leroux, 1914

中 外 关 系 史 名 著 译 丛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全二册)

〔法〕G. 费琅 辑注

耿昇 穆根来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29 印张·590 千字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462 定价, 11.90 元

ISBN 7—101—00473—3/K·209

中译者序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八——十八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向达和冯承钧诸先生都非常重视它,予以介绍;许多其他学者也曾零散地使用过其中的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书始终未能全文译成中文与我国学者见面。我们现在不揣谫陋,将全书译出,以飨我国读者。

由费琅辑注的此书出版于本世纪初(1913—1914年)。从那时以来,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对于西域南海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这部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已略显陈旧。但它毕竟仍有自己的学术价值,因为书中搜集了八——十八世纪大量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人的原始史料,它们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仍是非常珍贵的。今天来看,费琅的不少考定也颇有过时之感,但不失一家之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我国学者对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原文资料不易见到,而这些史料又是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史必不可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把它译成中文还是很有必要的。

西域南海地名相当复杂,对音考证也相当困难。中外不少学者都曾对此作过大量工作,但又往往各持己见,形成了诸家纷注的局面,许多问题至今尚难稽考成定论。我们在翻译成中文时,对于那些现已考证清楚的地名,我们尽量

采用汉文史乘中的古名或现代通用名。由于我们难以博览各家学者的大作,所以对那些尚揣摸不定的地名,均酌情采取音译或意译。为了谨慎起见,尽量将原文附出,以备查考,译名仅供参考。

对于书中西文之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希腊文、印尼文、泰米尔文、马来文、梵文和其它东方文字,凡有固定和约定俗成译法者,我们尽量沿袭;对于其它一些专用名词,我们也根据情况而分别采用音译或意译。

为了使大家在阅读时便于同原文对照,我们在译文的书页切口处标出了原书的页码。

费琅原书在书末附有勘误和补遗。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译文中一律把这一部分移到正文中,并加方括号以示区别。

本书的第一卷由穆根来译出,第二卷由耿昇译出,陆峻岭先生对书中的地名作了校阅。宋岷和李光斌同志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阿拉伯文名词术语。杨佩纯、杨怀珍等同志也在翻译中帮助我们作了大量工作。特此一一表示衷心感谢。

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不厌其烦地审读了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避免了许多错误。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是根据 1913—1914 年巴黎埃尔奈斯·拉露斯出版社的版本译成中文的。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学识疏浅,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昇 穆根来

1982 年岁初于北京

目 录

中译者序·····	1
-----------	---

第一卷

前言·····	1
导言·····	13
材料的抄袭·····	17
字母的对音法·····	21
拼写与读音之差误·····	30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37
伊本·库达特拔·····	37
《道里郡国志》·····	39
伊本·马萨维·····	50
苏莱曼·····	51
《编年史一览表》·····	51
雅库比·····	64
《阿巴斯人史》·····	64
伊斯哈克·本·伊姆朗·····	70
伊本·法基赫·····	71

伊本·罗斯特	82
《珍宝志》	82
穆罕默德·本·扎卡里雅·拉齐	98
阿布·泽德	100
《关于中国、印度和阇婆格城的第二部著作》	100
阿布·杜拉夫·米萨尔	107
马苏第	109
《黄金草原》	110
《税制考》	126
伊本·塞拉皮翁	128
《药性论》	128
穆卡迪西	130
《书信录》	131
穆塔哈尔·本·塔希尔·马克迪西	132
《创世与历史》	132
阿布尔·法拉吉·穆罕默德·本·伊斯哈克	135
《书目》	136
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	154
《印度珍异记述要》	154
阿维凯奈	179
比鲁尼	180
《印度志》	181
《东方民族编年史》	185
伊本·利德万	187
伊本·瓦菲德	188
哈拉基	189

埃德里奇·····	191
《诸国风土记》·····	191
伊本·图法伊尔·····	217
雅库特·····	219
《地名辞典》·····	220
《简本地名辞典》·····	251
《同名地名辞典》·····	252
伊本·巴伊塔尔·····	254

第二卷

卡兹维尼·····	323
《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	324
《各国建筑与人情志》·····	338
伊本·赛义德·····	346
阿布·奥玛尔·明哈吉·丁·····	391
纳西尔·丁·图西·····	396
《瓦萨夫史》·····	398
拉施特·····	400
迪马斯基·····	402
努伟理·····	436
《阿拉伯文苑》(《极需》)·····	436
阿布尔菲达·····	440
《地理书》·····	441
哈姆杜拉赫·穆斯多菲·····	448
《内心的喜悦》·····	448

伊本·瓦尔迪	451
《奇迹书》	452
伊本·巴图塔	472
《伊本·巴图塔游记》	473
伊本·哈勒敦	512
《绪论》	512
巴库维	516
《关于考证强大国王古迹和奇迹的书》	516
马克里奇	520
《劝善与尊重》	521
阿卜西希	523
《新鲜故事集》	523
《诗文集》	526
阿卜德·拉扎克	528
伊本·伊雅斯	531
《世界各地珍异物香味书》	531
《异国游记》	541
西迪·阿里·赛赖比	542
《海洋》	544
阿布尔—法兹尔	612
《阿克巴尔纪要》	613
米尔扎·穆罕默德·卡齐姆	629
《奥朗泽布武功纪》	630
萨迪克·伊斯法哈尼	633
《阿拉伯语语法研究》	633
《地名辞典》	635

《波斯文辞典》·····	637
几部没有注明时间的文献·····	638
《一千零一夜》·····	640
《一百零一夜》·····	644
《印度珍异记》·····	649
增补·····	671
花刺子米·····	671
伊本·尤努斯·····	671
比鲁尼·····	678
《马苏德天文表》·····	679
《星相学书》·····	682
阿布尔—法德尔·贾法尔·····	686
卡兹维尼·····	691
吉奥巴里·····	692
西拉齐·····	697
努韦理·····	700
附录: 汉文、日文、泰米尔文、爪哇文和马来文文献选···	715
求那跋摩行纪·····	717
义净·····	719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719
《南海寄归内法传》·····	721
金刚智游记·····	722
鉴真·····	723
贾耽·····	726
坦焦尔碑·····	728

周去非·····	743
《爪哇史颂》·····	736
《波斯王朝史》·····	766
《亚齐帝国的领地》·····	770
索引·····	775

前 言

从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等著作中节录一些段落译成后面的法文,这些节录已经超出了这部著作原来的范围。我选用的材料没有仅仅停留在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认为,再增选一些尚未翻译或解释不够准确的章节是有必要的,这些章节是关于印度本身和中国的内容,无疑是印度学家和汉学家们所感兴趣的。比如,阿布·杜拉夫·米萨尔·本·麦哈黑尔(Abū Dulaf Mis'ar bin Muhalhil)的游记就包括有关突厥游牧部落的宝贵材料。施洛泽(Schlözer)的拉丁译文就更为少见,而且有些地方译得不够确切。维斯滕费尔德(Wüstenfeld)根据哥达(Gotha)抄本所译成的德文版本在一杂志上发表,但这一杂志即使在德国也是难以找寻的;因此,一个新的译本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关于中亚细亚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部著作涉及到的一些国家、一些城市、印度洋和西部中国海的停泊港对我本人来说并非陌生。偶然的职业使我有机会在东部非洲和中国之间服务了十五年。我曾经乘各种船只只在印度海上旅行,其中有现代的邮船、战舰、欧洲式的帆船等,也有阿拉伯式尖首翘尾的小帆船以及马达加斯加式的左右摆动的独木船。我的职务和当时的环境使我有

机会同各民族、各人种的海员取得联系；这些海上人对我叙述的生动情节帮助我懂得了伯佐尔格(Bozorg)船长在其《印度珍异记》一书中所谈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印度珍异记》一书中可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II 1859年，在塔朱拉湾(Tadjoura)，我们驻亚丁的领事被杀害之后，以朗贝尔(Lambert)船长为首的一艘战船被派到索马里(Comalis)各港口，搜寻并惩处凶手^①。能否抓到真正的杀人凶手我不知道，但数目可观的扎伊拉(Zayla')的索马里人却被逮捕，并被装上战船运到法国。在布雷斯特(Brest)和土伦(Toulon)关押了一段时期后，一些人死去，另一些虽然还活着、但已气息奄奄的俘虏被送回到各自的家园。

1882年，我结识了他们之中一个名叫萨马特·奥卡(Samater 'Oka)的人，作为索马里人，他性格极为开朗，对自己曾带着脚镣完成的行程，无论是对从扎伊拉经好望角到布雷斯特的旅行，还是对在法国监狱的经历，都没有丝毫的坏印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讲述者，他向听得目瞪口呆的同胞们讲述着一些惊险故事，声称这些故事是他在欧洲逗留期间亲眼看到的，或者他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主角；他绘声绘色地叙述着，吹嘘着他在欧洲亲眼看到的怪人怪事。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格言：远方的和尚会念经。有一天，在扎伊拉，他当着我的面讲到，当他经过布雷斯特和土伦——这是他记忆中仅有的两个地理名字——之间的某地时，他看到那里的居民都是人身狗头。他还大胆地请我证实这是

① 参看费琅：《关于哈拉尔帕夏及其属地之政治、贸易和宗教状况之评注》，载于《东方地理学会会刊》，南锡，1886年第1季度，第7页。

真实的。因为我否认欧洲有他所说的狗头猴，萨马特发誓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并说他亲眼看到还亲手摸了摸这样的怪物；而尽管有我的抗议，听众们当然还是相信萨马特是对的。几天以后，萨马特来看我，很友好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想当众承认自己的国家有狗头人，但你知道，我并没有凭空捏造什么：我曾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人，而你自己也认识他们。”争论无休止地进行着，然而却是徒劳无益的；但看起来，萨马特非常坚信在布雷斯特和土伦两城市的郊区的确 III 有狗头猴存在。

1895 年讨伐马达加斯加时，我正在马任加(Majunga)，讨伐队的全部殖民军在这里下船登岸。当海员和士兵们对某些马达加斯加官员的名字和附近的地名熟悉了一点并多少懂了一些当地日常用语时，他们便把这些名字应用到他们的风趣中去，一般是以双关语的形式出现的。胡瓦(Huva)地区总督名叫拉玛苏姆巴扎哈(Ramasumbazaha)，他们说成“收拾好你放乱的东西”(Ramasse ton bazar)；马卢瓦依(Maruvuay)地区总督的妻子名叫朗扎米特尼苏瓦(Randzamitenisua)，他们说成“整理你的丝绸手套”(Range tes mitaines de soie)；在当地，相当一法郎的货币发音为“莱姆比朗扎”(Raimbilandza)，他们说成“白女王”(Reine blanche)；马任加港进口处，有一个村庄叫卡柴坡(Kačēpe)，他们就和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名字——土伦附近的塞拜角(Cap Cépet)混为一谈。在十七世纪的一本游记里，人们还可以发现，一名法国海员曾提到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有一个塞拜角，如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马达加斯加一个村庄的名字，要考定这个海角对现代地理学家们来说将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在

研究过去游记中所出现的地名时,肯定也会有类似的转写字;但在缺乏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则永远也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和阿拉伯文献一样,当我们得到某一东方词(一般是易错的词)的唯一写法时,就很难对该词进行考定;同时,很多地名还仍然是一些难解的谜。同样,不仅对东方地理书的作者或抄写人员,而且对欧洲的出版商和翻译家来说,某些同形异义的词都是铸成讹误的另一个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阇婆格一词,现在的发音是 Zabadj, 过去的发音是 Zābag < Djāwaga < Java 和僧祇一词,过去的发音是 Zang, 现代的发音为 Zandj, 即非洲东海岸, 但这两个词在使用时往往是相互混淆的。这里指的是位于印度洋两端的

iv 两个不同地方;但阿拉伯人接受托勒密对印度洋的看法,把这两个地方搞到一起去了,这是构成错误的又一个根源。

有时候,某一巧合或难以预料的不利情况,即人们平常说的“不谋而合”,也可能把一些地名用阿拉伯文转写成近似同一的、同形异义的或近似同形异义的形式,有时说成是近邻,有时说成是位于印度洋两岸。比如,有两个哥谷罗(Kāḡula),一个在印度支那东部,另一个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马来半岛西海岸这个哥谷罗与中国文献中的个罗(Ka-la、Kula 和 Kulo)相近似,与阿拉伯地理书上的个罗(Kalah)、与托勒密地理书上的塔乌拉(Τάχωλα)以及法国地图上写为克拉(Kera)地峡等是相似的,所有这些名字均是同一个词或发音相似的词。吉蔑(Khmèr),一般写成 K·MāR^①;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岛通常写成 Kōmr 或 Kōmor; 尼罗河的

① 在 K·MāR, Č·N·D·R, S·N·D·R 等转写中,“·”表示前边的辅音在文中没有元音化。

发源地、非洲东部的月亮山,人们有时使用 *ḵamar*, 即月亮,有时用马达加斯加的阿拉伯发音 *ḵomr*。因此,人们往往把由 *k*, *m*, *r* 等同样音素的吉蔑、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洲混为一谈。在印度西海岸,有一地名叫索发拉(*Sofāla*), 在非洲东部也有一个叫索发拉的地名;然而幸运的是,阿拉伯的作者们把这两个地名用印度的索发拉和僧祇的索发拉的方法区分开来。最后还发现,在印度洋里有三个瓦克瓦克(*Wak-wāk* 或 *Wāk-wāk*): 一个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在马达加斯加,一个在非洲东部。另外,从这三个同形异义、同形异地的地名还可以引导出一个日本古老地名的汉文形式,发音为“倭寇”,字义的意思是倭国,古时的发音为 *Wo-kwak*, 这就出现了四个同音异地的地名。

所庆幸的是,东方的记载忠实地显现了中国、印度或印度 v 印度尼西亚的地名。如果说阿拉伯文献中的地名有时出现某些修改,是由于阿拉伯文献不是按地名本来的发音读出来的。因为疏忽,人们没有把某些现象复原到过去的发音,而是一向错误地沿用以往的发音。因此,*Zābedj* 中的字母“e”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发音在阿拉伯文里是不存在的: 所以第二个元音,应该读作 *Zābadj*。这一地名指的是西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区。而字母 *Z* 在该地区所有语言中都是找不到的,因此只能起一个转写的作用。在这里,阿拉伯文里的摩擦音实际上表示印度尼西亚的腭音 *dj*, 这是在现代阿拉伯文中的作用。但因为阿拉伯文字母 *Z* 的发音相当于印度尼西亚 *dj* 的发音,因此不可能出现腭音,而 *Zābadj* 来自 *Djābadj* 一词,则是阿拉伯文中的摩擦音字母 *j* 腭音化了。所以,*Zābadj* 的读音是错误的。我们确切知道,*j* 是古

代的喉音,后来腭音化了。在闍婆格一词中,字母 z 起喉音作用,所以不应该读作 Zābadj,而应该读作 Zābag,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通过语音比较而充分证实了的这一新的读音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中国的文献为这一解释作了决定性的印证: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以喉音为结尾的事例。比如,“岛屿”一词,现代的发音为 Djuzr,但通常写作并读作 Dju-rz。正像闍婆格一词中的字母 Z 一样,同时起着喉音和摩擦音的双重作用,可以转写成腭音 dz。因此,岛屿一词可读作 Guzr=Guzra=Gudjra,来自梵文的 Gurjara,指的是印度一位叫瞿折罗的国王。再比如, Djurzān 一词,过去发音为 Gurzān,来自波斯文的 Gurdjān^①。在后面的数页里,VI 还有一些新的读法可以确定某些国家、某些城市、某些民族等的具体方位。

我经常翻阅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1904年版,载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卷,第131—413页)。从我所引用的很多章节里可以看出,为了研究远东的地理,中国史料中提供的情况是多么重要。一般来说,阿拉伯当时的地理学家们没有到过印度以东的国家,相反,中国人却通过向汉人纳贡的使臣,或通过中国派往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使节,与那些被他们称之为蒙昧民族的地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细心地记载了搜集到的有关这些蒙昧人的情况;同时也用汉文的对音形式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名。总的来说,汉文的对音形式更准确,更具有

① 见马夸特(J. Marquart):《伊朗古城考》(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语言历史类,柏林1901年版,第3卷,第2册,第115页。